



好看故事

## 正好

□王莉

再过几天内弟就要结婚了，妻子拉着我的手，嚷嚷着要去超市给我买条裤子。妻子说，穿太寒碜，回到村里会被邻居笑话。

这天是星期六，风和日丽，街上人来车往。位于城北的家家乐超市，是这个美丽小城里最大的超市了。乘电梯上到三层的男装服饰广场，妻子从颜色到样式，认真挑选对比，最后给我选了条某品牌的裤子。我在试衣间穿上了试，宽窄腰围正合适，也是我喜欢的类型，美中不足的是裤腿有点长。

“五楼东南角有个修衣坊。”年轻漂亮的女导购员微笑着介绍，“你拿去免费修。”

“好的。”我点点头，付款结账后，手提装着裤子的服饰专用袋子，与妻子上到五楼，找到了那个修衣坊。

来这里修衣服的人可真不少。靠在西墙角的长椅子上，坐了十几个等着取衣服的人，有的抱着小孩，有的在玩手机，有的不停地扇着扇子。

修衣坊里两个工作人员都是40多岁的女性，一个负责量尺寸、裁剪去多余的布料，一个负责锁衣边、烫平。两个人手脚不闲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负责量尺寸的女修衣工拿着尺子，热情地给我量好尺寸，用白色粉笔画在裤腿上画了一条线，标明裁剪的位置。

“半小时后来取。”女修衣工说着递给我一个圆形的蓝色小牌子，又叮嘱道：“别把牌子弄丢，咱这儿是凭牌子取衣服的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反正时间还早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我和妻子到一楼逛生活超市，买些黄瓜、西红柿和孩子喜欢吃的小食品，放到停在超市外的车上。

不知不觉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俩赶忙上五楼取衣服。走进修衣坊，我看到量衣服的那位女修衣工正抱着我那条裤子，满脸都是泪水。

“大姐，你怎么啦？”我关切地问。

“我，我……”女修衣工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，哭得更响。

“刚才……”负责锁衣边的女修衣工叹了一口气，解释说，“她一不

小心剪斜了尺寸，把你那条裤子给毁了。”

“你咋那么粗心？”妻子责怪道。负责量衣服的女修衣工，愈发泪水如注。

“我俩以前都是扫大街的清洁工，3个月前环卫处裁员下岗，后来超市修衣坊招临时工，我们就报名到这里上班。每月工资1800元，扣掉生活费，每月净落不到1500元。”锁衣边的女修衣工一边说着一边脚踩缝纫机踏板，在“喀嗒嗒”的声响中，锁好的裤腿从压脚下有节奏地滑动，针脚大小均匀，看起来技术十分娴熟。

“她是村里有名的孝顺媳妇，年年都是乡里表彰的对象，上过电视，登过报呢。”锁衣边的女修衣工叹了口气，继续说，“她婆婆病重，躺在医院水米不进已经3天了。白天，她老公在医院照料。晚上，她守候在婆婆病床边。要不是她没日没夜地忙，身体吃不消，才不会出现这么低级的失误哩。”

“没事大姐，小事，别放在心上。”我微笑着，上前安慰裁坏了裤子的女修衣工。

“你等一下，我去三楼给你买条同款的裤子。”女修衣工含泪起身就要走。

“不用，真的不用。”我立马拦住她，“天这么热，我正好缺条短裤。麻烦你把我这条长裤改成短裤，我就称心如意了。”

“这都立秋了，谁还穿短裤？”心地善良的女修衣工，破涕为笑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“秋老虎厉害呢，秋后一伏可热啦。”我执意让女修衣工把我的这条长裤改成短裤。

“能不能请你不要投诉，我太需要这份工作了，工资虽然不高，但总比没有强。”女修衣工眼里闪着乞求的光，说着她还未从那陈旧的钱包里，掏出100元钱，非要补偿我。

“放心。”我连连摆手，婉言谢绝。

“老公，你一个上班族，这条短裤，咋能穿出去？”回家的路上，妻子牵拉着脸。

“正好送给在工地干活的表弟，他最爱穿短裤啦！”我笑嘻嘻地说着，心里无比舒坦。

我曾经在饿了的时候，吃过生槐花，说实话，口感不是很好，唯独槐花的花蕊清甜可口，越嚼越有味道，难怪蜜蜂采花只采花蕊了。花

的精华，自然就浪费了。后庄的春生大叔养了几箱蜂，每年槐花蜜下来，都会遭到邻居们的“疯抢”。老年人爱说，野蜂蜜、油菜花蜜、槐花蜜甜。槐花蜜还是最好的药引子。胃不好，喝点，可以养胃；心脏不好，喝点，可以养心；睡眠不好，喝点，可以早入睡；感觉疲劳，喝点，可以清心提神；就是醉了酒，喝一杯，也具有醒酒的功效。看看，这些都是槐树的功劳，生活的点滴里，说岁月入“槐”，看得见也摸得着。

甘肃崇信县有一棵树龄3200年的古槐，被称为“活着的文物，生长的历史”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华夏古槐王”。作家刘醒龙在散文《树大山河远》中写：“平凉地界上的这棵名为国槐的大树，用苍穹之根吸收过《三坟》《五典》的智慧，用坚硬身躯容纳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的文脉，用婀娜枝叶感受了《诗经》《乐府》的深邃与高翔。”三千年的约定，三千年的守望。古槐佑佑生民，开枝散叶，繁花似锦。岁月入“槐”，古树曾陪伴先祖们度过了金戈铁马的浩瀚洪荒，也迎来了春华秋实的绵长福祉。

每到秋天，我就喜欢拿着长竹竿打树枝上的“槐角”。槐角是槐树的果实，它是有名的中药，有清热去火、润喉止咳、清肺止咳、清肝明目、健脾益胃、养血安神的功效，可生吃、炖煮、煎熬，是尚好的自然馈赠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才明白陈老夫子并不穷酸，他心中的富有别人看不见，因为那些财富都在食材里、茶里、药里……

岁月入“槐”，需要仔细体味才能悟得出，就像陈夫子的一生，值得细细品味。

“你等一下，我去三楼给你买条同款的裤子。”女修衣工含泪起身就要走。

## 骨垛河边的岁月之歌

□晨荷

骨垛河最初吸引我的，是它的名字。问过好几位老先生，对骨垛河名字的由来，或者说它的传说，都说不出更多。只是单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，骨垛，似乎违背人们对地名由来所寄予的想象和希望。河流如同一具苍老的骸骨，干瘪的河床像岁月无情雕刻下的遗迹，尘封了往昔的润泽，这是我对骨垛河最初的想象。不过，一位曾在当地长大的文友告诉我，小时候家里的老人曾说过，这条河流经的村落原名为骨朵，这条河应叫作骨朵河，只是后来地名被叫转了音，“骨朵”二字各被加上“土”字旁（当地人念ku tuo），但因字典、字库中皆没有“土”字旁加“骨”的这个字，慢慢地，“骨朵”便成了今日的“骨垛”。

今年三月的一天，我真见到了骨垛河。生生不息，是第一个涌入我脑海的词语。

骨垛河瘦瘦的溪流，没有想象中浩大，但涓涓细流，清澈见底。裸露的河床不算宽阔，但从曾被大水冲刷的河槽看，这条河也有碧波涌起，激流奔放的时候。这也证明骨垛河足以滋养岸边的土地和在这里生息的人。

从卢氏县范里镇西边的骨垛村口往南走，我们进入了骨垛沟。上行五里多地，见到一户人家，整洁的院落，门口墙上一个“五好家庭”的枣红色牌子非常醒目。

女主人坐在门前，我们问路，她抬起眉眼看我们，手里鲜绿的韭菜，分明就是乡村三月的春意。

我们夸她家环境优美，她说，我们乡下人这都是对付着过哩。乡村人总比城

里人谦虚，即使殷实之家，也会说不如城里人。

她告诉我们，这个村子叫骨垛沟村，往里走十多公里是柳泉村。

越往里走，沟越深，骨垛河细细的流水如一条蛇在深涧穿行。山崖的断层也越来越清晰。这沧海桑田的印记，让人的思绪一下子沉入岁月变迁万物更替的时光流转里。“沧海之一粟，桑田之未麦。”历史的印记在沉积岩剥离的断层中，或桑田的广袤，或一粟的成熟，都变成眼前的沟壑纵横，流水淙淙，似在告诉我们，时光是永恒的，变化也是永恒的。我们爱眼前的山水，眼前的山水之于我们就是永恒的天格外蓝。

田野睡了一冬，醒了。惺忪的土地，仿佛种子一挨着就会扎根似的。

骨垛河从柳泉村村委会门前流过，这坐落在深山中的村委会，有几分现代，又有几分古朴。文化大院和村委会之间，一园修竹蓬蓬勃勃，让人顿生惊喜。而围着竹园的一圈残雪，好像冬天的尾巴，甩出季节谢幕时的不舍和告别的温情。刚从村委会开完会出来的护林员，三三两两从骨河桥上走过，他们身上的橙色上衣，是这个季节乡村最醒目的颜色。

在卢氏这个森林面积占比较大的山区县，乡村护林员是一个不小的队伍。从另一种意义上说，护林员也是春天的守护者。许多靠近大山和林区的路口，都有护林员的岗位和设置的牌路。

我拦住两位护林员，问他们柳泉村名的来历，他们很自信地说村名来源于

神话传说“柳泉进瓜”。神话故事无从考证，但柳泉村的柳和泉却是名副其实的。

骨垛河细细的流水来自大堰，干旱突然记住了水的形状，包括每一滴雨划过苍穹的轨迹和它的落点处的一株蒿草。一股清泉，记住了沿途的路标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骨垛河流经的河床形成越来越深的河槽，使骨垛河更像一道泉。

柳就在这像泉水一样的河边土塄上长着。我想起东晋才女谢道韞在大雪天吟出的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，想起《红楼梦》中用“堪怜咏絮才”来形容林黛玉的才华。古人用柳絮之才形容女子特别有才华、富有智慧。那么这成就了柳絮之才的柳树和柳絮，就是遗世独立、出尘脱俗的仙子了。

我在县城东沙河看到过很古老的柳树，树桩粗壮，树皮黢黑。许是年代久远，许是东沙河的流水涣散，也许是柳树老死了，我看不到因风而起的诗意。骨垛河边的柳树同样古老，但它更多的是发力向上。现在，这遗世独立的仙子，就在骨垛河边，高挑着腰身，低垂着万千丝绦，既有向往蓝天的志存高远，又有俯首苍生的悲悯情怀。

再沿河水往上走，就到了大堰上。

## 在千唐志斋的那个早晨

□雨童

踏进千唐志斋，阳光热烈地穿过拱顶上的玻璃，照射在一廊、三井、十五孔拱式砖窑的石刻之上。建筑艺术之美与唐石刻的书法之精美，在这里互相映照、相得益彰。张钫先生生前酷爱金石书画，这些流散于洛阳民间的志石，得以在这里留存百年，向世人诉说着繁华不在的淡然和流芳于世的珍贵。

这里原藏石1578件，现有墓志石刻1413件，其中唐志1185件，另有西晋、北魏、隋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等各时期墓志228件及书法、绘画、造像、经幢等石刻艺术品，因大部分是唐代碑刻，故名“千唐志斋”。

脚步在千唐志斋的块块墨玉青古上轻轻叩击，历史的馨香在空中回响。从南朝到两宋，从元到明、清，不管是王弘、米芾行书的自然流畅、行云流水，还是赵孟頫楷书的端庄大方、笔势凝重，又抑或董其昌、刘鏞、邵瑛、韩东篱、郑板桥等隶书的墨韵流香、美不胜收，一幅幅书法背后仿佛让人看到一个个风流人物站立于天地间，在这方寸间与你对话，让人的心灵为之震颤。

不懂书法艺术之精深，只是喜欢。而在此得见郑板桥的《题竹》四扇屏诗画，春夏秋冬四季景色与阴晴雨雪四时天气巧妙呼应、浑如天成，其栩栩如生、摇曳多姿，更加令人惊叹。

若说千唐志斋是一部石刻唐书，既可窥见中华书法演变的轨迹，又可洞悉盛唐三百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，尽管他们终将湮没于历史的长河，但这些石刻却镌刻成了永恒。

青梅又是花时节，粉墙闲把青梅折。游走于千唐志斋，“听香读画之室”是最想坐下来小憩的地方。这里是张钫先生的书房，百年石屋与绿藤盘绕，门前青梅暗香盈袖。

“百代繁华一朝都，谁非过客；千秋明月吹角寒，花是主人。”这是张钫先生亲自书写于石屋书房的一副楹联。谁非过客？花是主人。“一瞬年华苍老，万物恍若隔世”，令人叹惋，令人深思。

观石知史，观史如今，“瓮庐”里往昔繁华已不在。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谁又不是这世间匆匆一过客？

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佛心。心素如简，人淡如菊，功名利禄如浮云，繁华总被风吹散。戎马倥偬多年的将军，世事洞明，人情练达，寻心所向，晚年归依乡邻，隐入瓮庐，寄情于石刻，流连于草木书香之间，悠然自得，是何等超脱？何况吾辈。

时光清浅处，往事如烟痕不散；岁月静好时，安之若素花自开！



流年碎影

三顾千唐志斋，与瓮庐得见一面，竟历时三年之久。深感人生没有意外，一切皆有机缘。

夏日炙热，绿浪翻涌。居于九朝古都洛阳以西的45公里处，洛阳“西大门”新安县铁门镇，扼崤岭、控函谷，青龙与凤凰两山在此对峙，洞水悠然流长。“千唐志斋”这一中国唯一的墓志铭博物馆，就位于这里。它是原国民革命军将领、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张钫先生的私人花园“瓮庐”中，最具魅力也最有吸引力的地方。

在千唐志斋的那个早晨，天空湛蓝，云舒云卷。轻叩朱门灰瓦，仰看雕梁斗拱，千唐志斋里园林绿树掩映。石屋与绿藤，长亭与拱门，古朴与雅致，时光与尘烟，在这里跨越百年，沉淀着不同凡世的安然与幽静，令人沉陷园中。

“瓮庐”两个笔力遒劲的大字篆刻在窑院墙上，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风骨皆在一笔一画之间。

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，张钫先生隐居老家铁门，园林广达百亩。康有为先生游陕过豫，被张钫邀至园中，谈书论画，赋诗抒怀，题名“瓮庐”。后又一位民国大家章太炎来到了瓮庐，为藏碑室题写“千唐志斋”四个大字。

## 初秋打酸枣

□郭玉鑫

《诗经·园有桃》中有“园有棘，其实之食”的诗句。“棘”就是“酸枣树”，这两句诗是说，园中酸枣树上枣子成熟了，可以供人吃个饱。在北方，处暑前后，正是酸枣成熟的时节。酸枣虽核大肉少，但酸甜可口，是我小时候最爱的吃食之一。幼时我家住在山脚下，山上长了很多野生酸枣树，初秋打酸枣便成了我最大的乐趣。

我和伙伴每人手持一根长竿，肩背一只挎包，蹦着唱着上山打酸枣。早些年，酸枣树遍布在山地各处。后来由于土地开垦、山石采挖，很多酸枣树被连根拔起。根深、叶茂、枣子多的酸枣树，只能在山崖边上找到。酸枣树生命力顽强，没有优质的土壤，也没有人为它浇水施肥，但是每到果期，它总是有拿得出手的成绩。那些熟透的酸枣呈暗红色，没熟透的，有的呈黄绿色，有的呈黄绿与暗红的交杂色。远远看去，枣子似一颗颗玛瑙镶嵌在油绿色的枣叶之间，在太阳照耀下越发耀眼，引人垂涎。

我和小伙伴分工合作，个子高、力气大的在山崖边上打酸枣，个子矮、力气小的则在在山崖下捡酸枣。小学时我的身高在小伙伴中很有优势，所以我总是扮演打酸枣的角色。我手握长竿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。两腿呈前弓步姿势，重心后仰。右手发力，抬竿、压竿，竿子打在一棵酸枣树上。一颗颗枣子似断了线的珠子，蹦落到地面，片片枣叶如冬日的雪花，跟着枣子蹦跶而下。

酸枣树上有很多洋辣子。洋辣子周身呈绿色，浑身长满了毛刺。毛刺可以顺着人的毛孔扎进皮肤里，蜇起一个红肿的大包，让人又痒又疼。所以，我打酸枣时，捡酸枣的伙伴总是远远地避开酸枣树。我打完酸枣，便朝下面的伙伴大喊：“打完啦，快捡吧。”小伙伴才行动起来。



有一次我捡酸枣，因为心急，冲在前面，一个洋辣子恰巧落在了我的胳膊上。被洋辣子蜇到的皮肤火辣辣地疼。小伙伴赶紧从挎包里掏出一卷透明胶带，用牙齿咬断一截，把胶带贴在我被蜇的皮肤上，随后用手使劲拍拍胶带，他说：“这样可以让胶带与皮肤贴合得更牢。”过了一会，他麻利地扯下胶带。如此重复了三次。一番折腾，被蜇的皮肤没红没肿，也不痒不疼了。胶带粘毒刺，果然有奇效。

《食疗本草》记载：酸枣“安五脏，疗不得眠”。野生酸枣是一味名贵药材。养心补肝、安神助眠，其实是酸枣仁的功效。最近几年，酸枣的药用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，价格也随着不断提高。我与母亲聊起小时候上山打酸枣的趣事。母亲说：“自从知道酸枣还能卖钱，不等酸枣成熟，村民就上山打酸枣了。现在几乎见不到酸枣完全成熟的模样了。”

小时候，初秋时上山打酸枣是孩子的乐趣。长大后，上山打酸枣变成了人们的生财之道。约着伙伴上山打酸枣的快乐时光再也回不去了，但那些经历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，变成了我快乐童年的见证。如今，当我再次踏上那片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山林，已不见当年繁茂的酸枣树，但那份对童年的怀念与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却愈发浓烈。

## 瘾与习惯

□汝之牛

都说老牛烟瘾大，我说是坏习惯、臭毛病。

老牛竟然不吸烟了，身边的熟人都不敢信。伙计们问，戒了？我说，不吸了。问，那还不是戒了？

答，不一样，戒是被动的，家有宝宝不能吸，怕老婆整天骂不敢吸；不吸是自愿的，不用白眼不用骂，不用制裁不用吓。

不吸那几天，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把我桌子上散乱的几根烟收了起来，火机也拿走了，说怕我看着着急忍不住再吸。我说，这又不上瘾，不吸就不吸了。

有伙计很惊讶说，还有伙计故意把烟盒送过来：再尝尝，找找感觉。我说，吸不死，就是不想吸，再吸一口就难受。说来，我吸烟的时间确实很长了，从1989年到现在，也算有30多年的烟龄了。曾经，我吸烟很贪婪。每一口烟不是在嘴里胡乱走一圈应付一下，而是绕肺一遭来个深度游，这也是一吸烟便咳嗽的原因吧。不过，我吸烟有节制，每每抽到半截，便将其摁灭。

不吸了，早上也就平静了。从前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蹲厕所抽支烟，之后到外边散步，一路如打鸣鸡一般咳个不停。小区内习惯早起的人不用闹铃，老牛用咳嗽准时报晓，不过也让贪睡恋床的人烦之又烦，惊扰了人家美梦，罪莫大焉。

不吸了，脸上的死灰色变得红润，几乎全白的头发也变成了爷爷灰。有人问我，你最近怎么保养的，咋开始长黑发了。我说，这是妖怪成精了。家人说，你要是酒也不喝就中了。我说，人总得有点爱好，但喝酒也真坏过不少事。不过喝酒不醉最高，这是我努力的方向。

伏牛

题字：邵玉铮